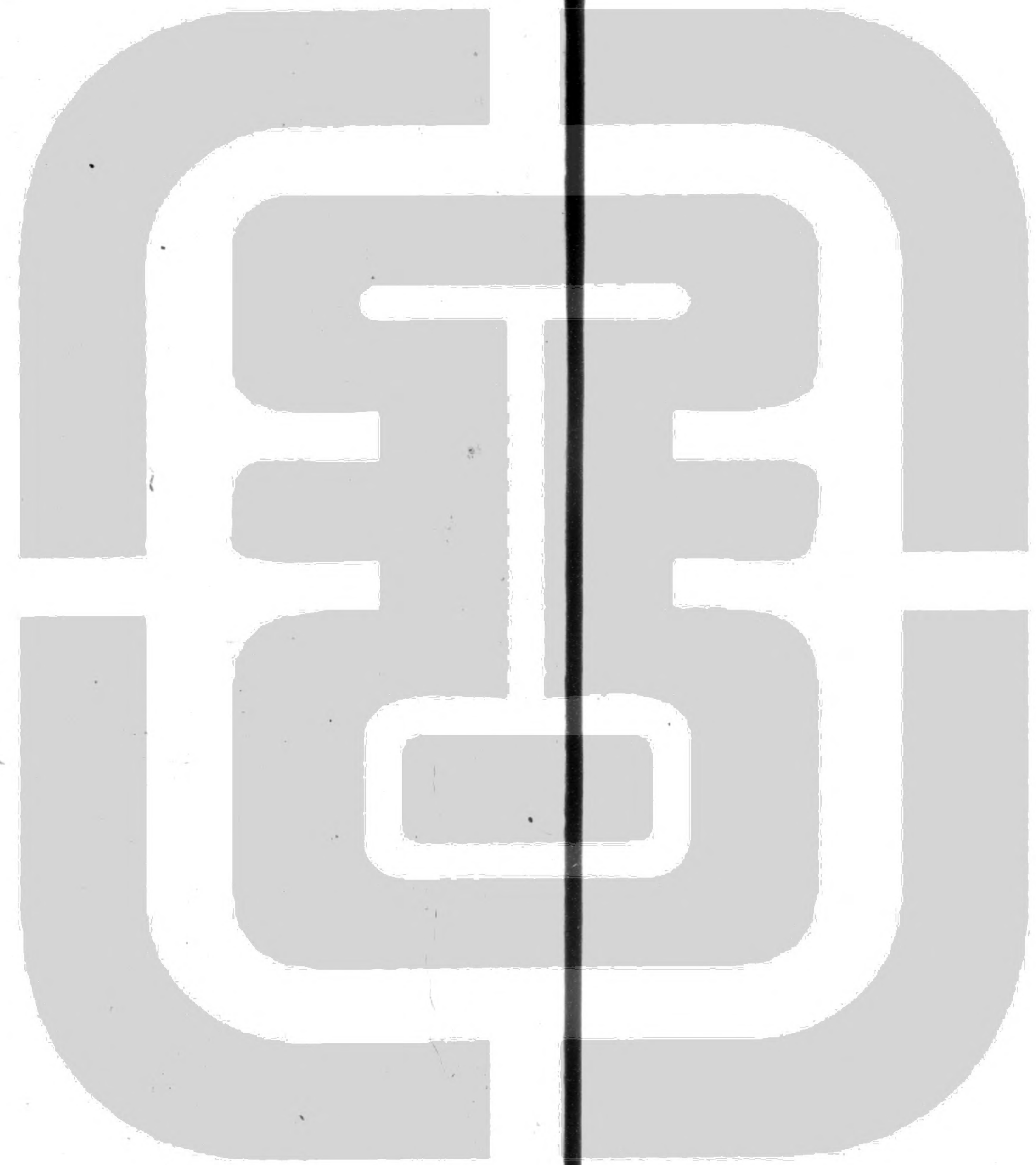




鮎崎亭集

卷十四至卷十六
碑銘



鮎埼亭集卷第十四

鄞 全祖望紹衣撰

餘姚史夢蛟竹房校

碑銘

中條陸先生墓表

有明中葉以後上國風雅之枋遞有所屬而吾鄉輒與之桴鼓相應嘉隆之交張尚書東沙其最也神廟時則屠儀部長卿天崇而後王涪州右仲楊尚寶齊莊陸舍人敬身並長騷壇王楊遭革命之厄齒髮已高旋下世而舍人又以身任風雅之寄者二十年顧但以風雅目舍人則尚爲知其粗者而百年以來幽光未啟雖隣比

通家如予亦至今始知之故國有貞臣乃勵置之詩人之列苟不亟爲表章豈非里社後死者之過乎先生諱寶字敬身一字青霞學者稱爲中條先生鄆之白檀里人也陸氏爲甬上四姓之一其家在細湖之西畔門施棨戟者相望鄆人各以其房別之曰尚書房曰副使房曰都御史房曰布政房曰榜眼房曰翰林房曰太廷尉房曰給諫房則以先生尊人大參之官著而先生所居有雙桂皆藤本先生使工人環而結之其狀如井絡故鄆人別稱曰桂井陸氏先生貴公子其田園宅里甲于甬上乃少即喜爲詩屠儀部與沈尚寶雲將爲社集引爲小友先生本從王涪州受詩法而驟出與之齊名當時稱爲王陸先生退避乃與楊尚寶並稱楊陸以太學高等授舍人典誥勅其時京洛詩人葛震甫汪遺民林茂之唱和無虛日先生雅志在用世己己以邊事請纓自劾思宗下詔褒答劉侍郎之綸出師先生戒以莫浪戰侍郎然其言卒不能用而劾己而以母老乞養不復出時楊尚寶亦家居乃糾合里中詩人李封若周農半共爲甬東詩括一書三百年之風雅始有所萃其後杲堂本之以爲甬上耆舊集盛行於時而詩括遂爲所蓋然非詩括爲之綜羅於前杲堂亦無從得藍本也有

別業一在仲夏一在夏禹王廟前北里南館絕不以家事關懷會國難作傾家輸餉諸督師皆援之入朝不赴事去遁入仲夏而城居爲口來大將軍所据馬湏羊酪雜選其間先生匿景不還者五年幸大將軍去得歸及行鄉飲禮當事欲延之賓筵力辭不應年逾八秩詩逾萬首刲羊祭三百篇以來之詩人盡集同社詩人餒餘曰吾不媿放翁之後矣次年卒先生之才名頗以素封掩卽以其詩已鮮有知其根柢者顧就令知之亦不過以其詩而先生之志節又以詩掩蓋先生之初集曰霜鏡次集曰辟塵三集曰悟香其餘別種獨爲小集尚數十種唯霜鏡盛行於時辟塵亦稍不著而悟香則雖開雕而未嘗以示世子觀霜鏡之詩出入中唐然尚未盡免竟陵習氣非其至者辟塵則詩已進步放筆直陳所言皆有關係至於悟香乃當改步之後國事君讐惓惓魂夢鄧林心事願言不諱故緘固深藏世皆莫得一見近者先生後人喪失其家青氈故物遂無一草一木之得保於是棗梨之屬皆出而予始得見之乃與老友陳南阜爲之流涕而讀讀已長慟久之嗚呼是亦智井之藏也矣先生藏書最富多善本吾鄉之以藏書名者天一閣范氏次之四香居陳氏又其次則先生南軒之書

魚... 卷一四
也三十年來亦四散予從飄零之後撫拾之尚得其宋
槧開慶寶慶四明二志及草廬春秋纂言皆世間所絕
無也嗚呼先生之志節至今日而始白然而論先生者
不當但以其詩而先生之所以至今日而得白者亦終
賴其詩司空表聖雖忠不讀一鳴集無以知也韓致光
雖忠不讀翰林集無以知也斯則立言之功所以在三
不朽之一也先生墓在夏禹王廟前游人皆呼爲陸紫
薇墳今且華表翁仲俱不可問不特丙舍之荒也予乃
卽其墓上梅園一片石勒志文焉庶幾有見而怒然者
因爲呵護而省視之乎是則所深望於有心者也

忍辱道人些詞

道人姓朱氏諱金芝字漢生亂後別署道人浙之寧波
府鄞縣人也朱氏以好古世其家城南所稱五岳軒書
畫庫者鼎彝金石無所不備而道人更喜講學漳浦黃
公授徒大滌洞天道人從之游漳浦之學兼綜名理象
數諸家其所謂三易洞機者尤窳故道人於學極博而
亦以易爲專門復社諸公爭引重之至其揮灑翰墨則
先世所傳之餘技也甲申道人方在北都遭逢大難削
髮南遷流滯陪都又遇兵禍截江之役道人以隔絕不
得豫遂往來英霍諸山寨及太湖軍中蓋幾死者數矣

時故鄉諸公力爲海上扶殘疆道人不知也董推官若
思者其親家道人以書邀之令遊吳楚間以觀事會而
推官荅以海上之局勸道人歸赴同仇道人始返里門
甫至而推官死於告變之手道人不爲怵好事益甚未
幾亦牽連被捕亡命深山久之喟然襍被長往有叩以
所之者則曰吾將排闥闖故先訪三閩自是踪跡遂絕
其兄弟求之消息杳然或曰道人直抵辰沅客中湘王
幕中湘殉節不知所終或云曾入滇中崎嶇扈從卒死
王事或云投鄖陽山中爲道士究之不可得而詳也嗚
呼漳浦門下死事如劉太僕振之姚太僕奇允華職方

夏王評事家勤皆吾浙產其從死于南中趙職方士超
賴中書惟謹蔡秀才春溶則皆閩產毛通判玉潔吳訓
導士繡則皆楚產其困守遺民之節以死如彭觀察士
望涂上舍仲吉亦皆楚產葉侍郎廷秀則閩產董戶部
守諭何秀才瑞圖呂秀才叔倫則皆浙產尚有爲聞見
之所未備者道人之耿耿不下其亦如謝臯父所云死
無所藉手以見信公而爲此愬絕之行乎死于兵耶死
於餓耶死於緇黃耶要之不媿于師門其仁一也道人
所著有竹谿小記賑荒議湘帆集練川倡和集登樓集
汝南懷古集玉笙篇彈鋏篇許可篇素心艸澱谿留別

草八音艸其有關於大節者曰慟餘吟則北中所作也
曰聞變詩則紀乙酉丙戌事也曰哭馮詩則輓輦谿侍郎
作也餘尚有擣衣落葉聞砧等詩箋共二十餘種多佚
不傳道人無子孺人某氏以窮死其從弟曰廷試曰鈇
皆有高節爲道人墓衣巾而以孺人祔之今五嶽軒已
衰圯圖書散蕩朱氏子孫無能言道人之大節者嗚呼
茫茫桑海季漢月表之不作志士之埋沒蓋亦多矣予
以其族孫德言之請爲之志其大招之詞曰

天南迢迢渺孤魂些滇王竹侯零落無存些汨羅於邑
空吐吞些祗餘江蘼猶映芳孫些杜鵑哀鳴促羈人些
瘴雲如墨莫判朝昏些故鄉之樂曷云可懷些湖山湛
湛淨塵霾些墓堂潔治雙闕崔嵬些宰木紛披具百材
些域中萊婦目斷夜臺些我詞酌君倘歸來些

明故兵部員外郎葉菴高公墓石表

高公諱宇泰初字元發改字虞尊別字隱學晚年自署
宮山已而又署葉菴浙之寧波府鄞縣人也陝西巡撫
兼制川北副都御史斗樞之子光祿寺署丞翹之孫廣
東肇慶知府萃之曾孫而宋儒萬竹先生元之之後都
御史以孤軍守鄖陽三禦闖賊語在姚江黃公所作志
銘公爲都御史長子負才名性地尤忠醇乙酉六月之
役都御史尚在軍而公輔錢忠介公起兵于鄞監國手
諭獎之以爲不媿江東喬木版授兵部郎給武選尋以
奉使過里門而江上陷其時都御史入陝陝已內附還

鄭鄭亦內附旁皇無之念光祿公尚在家間道來歸而
海上諸公方思揮魯陽之戈以挽落日勾餘遺老呼吸
響應公父子輒豫之丙戌之冬蠟書自海至謀者得之
公首被捕戊子之夏華王事洩再隨都御史囚繫辛卯
幾復株累勵得脫壬寅之逮尤爲震撼雖幸得保而家
已破都御史諸弟斗權字辰四後改允權斗魁字旦中皆遺
民之苦節者時人并公稱爲四高公雖累遭困折其于
故國之感不少衰嘗自序曰在昔辛王之歲里中諸名
士大會于南湖華王其執牛耳者而予亦以卧子先生
所許濫竽其間國難以來華王得追隨范倪諸老遊於

虞淵而予覩顏視息雖鍵戶屏絕人事以期不負此初
盟然以視亡友則可恥也志趣不齊菀枯隨之向之同
社半已出山攘攘如也咸淳面目守之亦希不可悼哉
於是爲梓鄉耆會其豫選者甚嚴王水功林荔堂徐霜
臯之徒僅九人焉嘗曰謝臯羽非易及矣然而月泉之
集何其會之濫也得無有妄豫其中者乎惜不起而問
之王寅之在囚也終日鼓琴有仁和令者亦解人也以
慮囚入聞琴聲而異之及見其壁上所題詩皆危言嘆
曰先生休矣顧左右曰爲我具酒饁來旣至拉公飲風
波亭上公固辭令曰無傷也是日遂劇飲至漏下相與

賦詩而別是後隔一日必至及公事解遣人謝之竟不
往謁所著有雪交亭集雪交亭者張公肯堂翁洲所寓
樹一梅一梨東西相接公愛之取以名其集蓋自甲申
十九人以後分年爲死節諸公立傳而附詩文於未有
敬止錄則甬上舊聞也考証最博如黃公林之譌黃姑
林大禹廟之譌謝女廟其後聞性道所改正者皆本之
公有肘柳集乃所作詩文諸種公生於某年某月某日
宜人某氏葬於某鄉某原子某孫某其雪交集手稿予
從陸披雲先生書庫得之而肘柳集亦尚存於家獨敬
止錄殘斷不復傳公之太夫人黃氏先侍郎外女孫也
故高氏於予家爲重表而先贈公兄弟以遺民尤相睦
公之卒也墓上之文未備至是予始爲之銘其詞曰
墓樹垂垂枝指南朱鳥集之聲喃喃有書早已出枯函
有銘聊以昭幽潛

李駕部墓誌銘

李駕部文纘字昭武一字夢公鄆人也學者稱爲畧樵先生少以詩古文詞受知尊宿天啟丁卯年二十一爲叔氏封若先生作寒香閣賦楊高唐南仲見而驚曰軼齊梁而上矣兼工書畫時稱三絕錢忠介公起兵諸生最先從之者先生也授駕部郎疏附奔走其間已而事去其中之悒悒卒不可化丁亥夏由天台故道入翁洲因謀從王於閩翁洲諸公方倚先生以中土之事勸其歸於是連染五君子之難方難之初發所獲帛書中人自分必死降臣夫已氏亦思一網盡之賴華公過宜獨

承其事而里中義士亦營救大行金帛故五君子外多得免者然諸公廷訊不能不爲遜詞以求免而先生獨強項斬斬不撓華公嘆曰君故文弱諸生耳不意骨力若此先生在囚中日與同難楊公圃石分賦雁字詩一月之中遂成卷帙未幾司獄者盡取諸囚分繫他所而獨留華公相傳以爲大吏將獨殺華公而釋其餘先生獨自請留伴之司獄者大駭乃怵之曰汝不畏死耶先生笑曰白首同歸吾亦何恨適評事倪公端木亦以蓄髮被首下獄三人共一狴戶相與歌傳奇中端木不肯屈魔鬼錦纏道諸閔以爲笑樂聞者益驚遂伴華公過冬明年再訊先生再被拷終不屈而華公力辨之乃放歸先生嘆曰過宜生我過宜之義我之慙也雖然我不求生過宜自成其義耳嗚呼過宜何曾死我虛生矣已而楊公圃石亦死先生以其子駟娶其女因撫之追踐囚中之諾也已亥蒼水長江之役聞道歸至天台先生遇之途中時關津戒嚴以死士衛之得復入林門亂定遨遊四方以老皆做謝翱爲游錄臨終其子問遺言命取紙筆則題曰衆人皆醒非夫也瞋目而卒先生學極博生平露抄雪纂手錄至三千餘卷上自星緯律歷方輿禮樂名物以至詩話叢談無不具依稀宋儒王厚齋之

風及成公寶慈以戍來鄞先生從之講學益深造自得
又私淑高忠憲公之學難後入秦尤與李中孚相契晚
年尚作小楷蒼萃諸儒言其所著於三禮則有注疏詮
集於易則有舌存於春秋則有魯書皆不肯苟同宋人
之學其詩古文詞曰殖閣草曰跪石吟曰賜隱樓集其
緝香諸編有三巖聽雪有石曰閑課有鹿谿新語有井
中錄今皆散佚少傳者惟鹿谿新語存先生之墓在城
東其曾孫某乞銘乃爲之詞曰
是爲五君子之子遺忼慨對簿而無咿喞天網恢恢以
護周之餘黎

天多老人墓石志

天多老人姓楊氏諱秉紘字祁牧浙之寧波府鄞縣人
太僕卿益美曾孫也明楊氏自文懿康簡公以來宅望
爲鄞第一老人於推官瑤仲兄弟爲父行國難時共從
戎江上老人見事不可爲不受官及推官兄弟娣姒六
人仗節死而老人以遺民力扶汝社爲楊氏宗老老人
最多學讀書不徇古人成見尤精考索里中後輩遙望
見老人曳杖來輒雜選迎之聽其談故國事滔滔汨汨
以爲異聞先公嘗述老人言初年聞項仲昭誤抹艾干
子文不自愧反陷之停科又抑陳大士而進李青妄以

爲楊維斗及行賂於嘉定伯再入闈求雪恥而所得又爲陳名夏輒思唾其面及項亡命至慈水匿馮氏園慈人捽其髮投諸水復提而問之曰降賊者汝耶如是者三而死是生平一快事又言闔古古勸史道隣清君側然觀其所言兵事尚不足望辛幼安項背卽用之亦未必能扶危疆特其壯志則百死不折當是時老人雖誦古古劄子如河注海又言近聞澹歸晚節稍委蛇諸公可爲我審之如其果耶則其人可絕如其不然莫妄言蓋先公所聞於老人者極多晚年所記祇此然皆權史之助也老人自丙戌以後頽然自放所著書甚多其浙江水利攷尤關於實用顧早喪其子文麟有孫如龍烏年十四而殤忽忽不自得踰八十更遭大火其書盡焚偕其老妻匍匐烈燄中勵免嘆曰我已無國無家今又無書是天多我也因自號天多老人然神明尚不衰常言苟得容膝之地衣食粗足自贍平生著述尚可一一記出適有延之課子者老人以爲如願欣然而往旣適館設崇筵于絳帳舍椽未飲而卒嗚呼老人之窮如此遂無片詞隻字存於人間然則鄭所南之沈井其亦有見於此而豫裁之耶謝臯羽之殉墓幸免生前而終憂其不保耶是則大造之酷有不可解者生於某年

魚塘集 卷十四 三
某月某日卒於某年某月某日娶某氏葬於某鄉某原
今楊氏宗支衰落甚矣予爲老人作志蓋先公之意也
其銘曰

世所希天所多書可熟銘不磨

錢東廬徵君墓表

鄭高州寒村之歿也謂其子云吾有不了事二其一則
姚江黃先生墓文其一則老友東廬錢丈墓文也歲在
丙辰予爲黃先生纂神道碑東廬先生仲子際盛見而
喜曰是足以畢高州之一憾矣惟吾先子之志子其并
爲高州畢之予曰諾會連遭先人之變不及爲而際盛
卒然其病中尚惓惓以此爲屬旣除喪先生伯子中盛
又以其亡弟之言來速予曷敢辭先生諱廉字稚廉別
號東廬浙之寧波府鄞縣人也明山東提學副使啟忠
之子副使以講學名於世世所稱清谿先生者也先

生少孤副使之卒方三歲其丁國難方四歲當是時先生之從兄太保忠介公舉義已而航海家被籍太恭人挈先生避兵武林依外家遂從外家之姓爲高氏事定始復姓長而勵志讀書以名節自任不屑爲里巷曲謹之儒副使之講學在明儒中爲蔡雲怡黃海岸朱震青一派頗參以宗門之旨及姚江黃先生講學於鄞則申明戴山之傳錢氏子弟多從之游而先生才氣橫溢思爲王霸有用之學以見於世故自象數兵法地險無不推究遙接同甫稼軒一輩其於家學固爲轉手其於黃門亦爲別派也聊城師相傅公嘗欲薦爲中書舍人不

就耿藩之亂和碩康親王提軍至浙鄞園李公爲制府鄞園固出副使門下延先生問策先生授以秘傳火攻之法皆按王遁支干行之師遂有功王命敘先生從征功授官先生以母老固辭不赴鄞園亦欲薦之先生中夜遁去先生豁達伉爽篤於友朋之誼故鄭高州寒村曰管夷吾稱鮑叔推財以我爲貧吾於東廬見之性介特姚江黃先生之卒先生素車往弔經哭其墓不見喪主而返雅稱契家子萬承勲之才其後忽有不可斥之甚至而承勲感先生之意愈厚有姊適杭許觀察文岐爲子婦觀察死難姊寡居無子先生迎養之終身副使

有妾葉氏隨任江西後爲尼先生歸骨祔葬之蓋自明
萬歷以後東臯錢氏一門奇節偉行靡所不有而先生
當喪亂之後克溯流風獨殿一軍顧惜其以有用之才
不肯出而施之而隱約於東廬以老先生生於明崇禎
庚辰六月十二日卒於康熙戊寅五月初八日娶陳氏
副使紹英之女繼翁氏知縣叔朗之女繼陳氏經師同
亮先生妹也葬於太白山之吳公畧子三中盛際盛德
盛皆能承其家風際盛先卒女二一適萬編修經一適
黃戶部廷銘孫男十孫女四所著東廬集若干卷又輯
錢氏詩文在茲集若干卷蓋紀善以來之文獻也予文
於高州無能爲役願以通家子弟之誼頗悉先生之學
術風節是爲表

吳中爲最衝退翁皆相結納從之者如市退翁才厚重不洩其爲人排大難最多世不盡知也辛卯竟被連染諸義士爭救之久而得脫好事如故或以前事戒之則曰吾苟自反無愧卽有意外風波久當自定又曰道家得力正於不如意中求之又曰使憂患得其宜湯火亦樂國吳中高士徐枋歎曰是真以忠孝作佛事者也枋所居澗上草堂正當靈岩之麓生平少所可寧耐寒餓不肯納人一絲一粟之餽顧獨於退翁有深契自稱白衣弟子退翁時其急而周之無不受嘗曰退翁是竺國中所謂大人者也故儀部郎周之璵亦吳之良也臨

終脫然談笑而逝退翁獨沉吟曰是恐非故國遺臣所宜聞者瞿然禾人吳鉏雅有大志一見退翁嘆曰軍持中有此老吾輩寧不媿死一日登堂說法忽發問曰今日山河大地又是一度否衆莫敢對退翁潛然而下退翁旣久居吳明發之慕老而不衰乃築報慈堂於堯峯以祀其父同人爲上私謚曰孝敏晚以南獄之請主講福嚴寺吳人惟恐失之復迎以歸王子卒於靈岩年六十九其出家年四十所著有靈岩樹泉集孝經箋說退翁之在沙門閱暢宗風篤好人物大類三峯海內皆能道之而徐枋曰是非退翁心之精微但觀其每年三月

十九日素服焚香北面揮涕二十八年如一日是何爲者年來靈岩香火日微吾友長洲陸錫疇每爲予嘆之因請重爲之碑以表其塏文獻脫落弗能詳然畧爲言其大節則瑣屑可置也易姓之交諸遺民多隱於浮屠其人不肯以浮屠自待宜也退翁本國難以前之浮屠而耿耿別有至性遂爲浮屠中之遺民以收拾殘山剩水之局不亦奇乎故予之爲斯文也不言退翁之禪而言其大節仍附之諸遺民之後以爲足比宋之暴公殆庶幾焉退翁法嗣滿天下而最賢者曰故大學士嘉魚熊公開元從亡不遂自蠻中歸聞退翁名往依之爲執爨退翁一見曰是也非常人也旣而有識之者曰是熊公也其後居華山名正志曰故監司宣城沈公壽嶽子麟生監司死節深抱王哀之痛依退翁說法其後居姚江名大瓠曰歸安故諸生董說經學極博隱居潯溪辛卯之難寺中星散說獨負書杖策入山以是尤爲時所重其後居堯峯名南潛

鮎埼亭集卷第十四終

鮚埼亭集卷第十五

讀書記

鄞 全祖望紹衣撰 餘姚史夢蛟竹房校

碑銘

太子少保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福建世襲輕車都尉會稽姚公神道第二碑銘

康熙二十二年六月閩督姚公用密計授水師提督施琅下臺灣七日破之

詔封琅爲靖海侯而公自陳無功故賞亦不及是年十一月公疽發背薨歸葬於越嗚呼爲子馮爲楚畫平舒之策及其身後屈建成之而曰是先大夫爲子之功

也歸封邑於其子羊叔子畫平吳之策於晉及其身後
杜預王濬成之而武帝曰是羊太傅之功也告之於其
廟古人旂常之公論如此其覈也唐裴晉公之平淮則
李涼公不免有慙德矣然涼公之有憾於碑非敢以揜
晉公也特欲軒之顏允古通之上耳且所爭亦不過在
文字而酬庸之典則自晉公而下顏允古通固無不及
也今公以航海數千里之提封濱海數百城之巨患三
世不賓之餘孽累年籌運一旦而廓清之又竝非為羊
二公不及其身者之比而彤弓信圭移之別將溘然長
逝并不蒙秬鬯黃腸之澤雖在勞臣報國豈敢有言而
彼偃然開五等之封者吾不知其何以自安矣臺灣自
生民以來不通上國前明崇禎時鄭芝龍為海盜嘗屯
聚焉芝龍既受招撫之命而棄之丙戌芝龍降於
世祖其子成功不從聚其故部據有廈門金門二島以
侵軼我中土己亥大舉窺江寧敗去始取臺灣定為老
巢而往來二島間為窺覷計壬寅成功沒其諸將如施
琅黃梧等先已降於我至是以兵平二島其子經遁入
臺灣兵不及萬船不滿百勢稍衰康熙十有二年三藩
難作靖南王耿精忠反於福建次年始乞師於鄭氏臺
人大喜亟渡海而西閩中故皆鄭氏恩舊精忠之海澄

總兵趙得勝首約同官劉國軒等皆附于經精忠始懼
經遣人說精忠借漳泉二府以治兵精忠難之經怒遽
取泉州南取廣之潮州次年又取漳州精忠大懼吳三
桂累爲精忠請令畫楓亭之界守之然不獲成次年三
桂令尚之信割惠州賂經重申盟然經兵不旋踵取汀
州鄭氏復大振其時和碩康親王討精忠自浙江入而
公以前知香山縣罷官向與王有舊乃令其長子儀募
兵帥之赴王請自効王喜卽令公以知諸暨縣從征進
擊紫狼山賊破之又擊楓橋賊破之而甌人之謀應精
忠者俱殪王卽軍中遷公溫處分巡道僉事駐吹臺益
募兵自爲一軍進破石塘奪楊梅岡精忠之驍將曾養
性至溫州公使儀逆擊大破之精忠方震於鄭氏汀州
之逼而大兵已奪仙霞關而入公爲前鋒乃遣人說之
曰鄭氏害日深而延建又失跋前疐後其誰與守何不
束身歸於

天子以求生而反貽鄭禽乎精忠狐疑公單騎至其營
說之精忠享公其賓客皆列侍公飲啖醉飽指畫伉爽
享罷長揖徑出曰王自裁之精忠曰是殆李抱眞之流
定不欺我遂降論功卽以公爲福建布政司仍從征進
勦鄭氏精忠之降也其諸將多畏罪歸經經遂乘虛盡

取興化邵武而吳三桂驍將韓大任者世所稱小淮陰也爲三桂度嶺取吉安被圍久援兵不接突圍由贛入汀將與經合公曰是雄兒也不可棄以資賊復單騎至其營說降之簡其兵得死士三千厚養之卽以爲親軍汀州平自大任降而公之威名益盛十有六年隨親王收邵武復收興化尋盡收漳泉之地經遁入廈門公復挾大任以臨潮說其守將劉進忠亦降鄭氏棄惠州而去七府既定或謂南荒其久矣公曰二島未平莫高枕而臥也明年鄭氏果復出二月連下玉洲三汊河福河下澗諸堡取石馬入鎮門又陷灣腰樹馬洲丹洲壁爐諸堡其驍將曰劉國軒吳淑何祐而國軒尤競於是總督卽廷相嗣海澄公黃芳世副都統胡克合軍漳州以攻之檄會寧海將軍喇哈達都督伯穆黑林之軍於福州平南將軍賴塔之軍於潮州提督段應舉之軍於泉州畢至公以所部敗臺人於壁爐俄而黃芳世穆黑林遇之灣腰樹而敗胡克邀之鎮北山麓又敗公子儀自三汊河援之亦敗段應舉戰於祖山大敗奔入海澄國軒取平和還圍海澄斷塹環椿飛鳥莫能度沿海無賴輩從之如雲于是

天子震怒將逮督臣諭王求其代者王及將軍以下合

辭薦公六月乃卽軍中不次拜公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總督福建且令節制諸軍急援海澄而以按察司使吳公興祚爲巡撫助公公馳督諸軍至葛布山謀解圍而海澄食盡已陷應舉投繯死之總兵黃藍巷戰死之官兵失陷三萬餘馬萬餘國軒下漳平長泰同安旁略取南安惠安安谿永春德化諸邑七月圍泉州號稱十萬實六萬公分兵救泉亟令諸將扼險要廣儲峙并繕治諸城堡而密陳於

天子曰賊之所以豨突而無前者蓋閩人爲之用也閩人自成功以來積爲所脅故其餘孽之來靡然從之閩人繼而臺人張矣今必有以壯閩人之勢當先有以固閩人之心而後賊可退又必出奇計使臺人反爲吾用而後賊可亡是固非但爭衡於一勝一負之間者也

天子是之降璽書褒勞盡委以軍事且謂閣部諸公曰閩督今得人賊且平矣公乃大布方略令平南將軍以下分道出綴之輕兵抄其餉道乘間復平和漳平而總兵林賢等敗其水軍於定海九月國軒乃解泉州之圍并力攻漳州大會二十八鎮兵爲十九寨列烽相望國軒以十七鎮精兵三萬軍於西吳淑何祐以十一鎮精兵二萬軍於南請與大軍決戰於龍虎蜈蚣二山之間

公五檄泉州兵未至而城中惟平南將軍兵及耿精忠歸正兵漳人憂懼公曰賊恃勝而驕謂我兵弱不敢出若出不意奮擊之必敗敗則不復能軍平海在此役矣每日春容飲博自如而胡都統以騎至合之亦僅八千人公卽以胡爲前軍自以所部繼之分賴耿之兵爲後二軍前軍接戰不利中軍繼之亦不利耿兵繼之稍勝賴兵復出國軒不支前軍中軍還而攻之連破十六營斬其將鄭英劉正璽吳潛等生擒一千二百餘人斬首四千級溺死者萬數國軒泅水而遁奔海澄官軍乘勝復長泰同安是冬公遣客中書舍人張雄入廈門撫經不從十有八年公念海澄負險與廈門金門海壇相首尾不可猝下乃請復設水師提督而大開修來館於漳州不愛官爵資財玩好凡言自鄭氏來者皆延致之使以華轂鮮衣炫於漳泉之郊供帳恣其所求漳泉之人爭相喧述公時掀髯笑曰昔人捐金施閭雖信陵君之親而才廉頗李牧之武亞夫龍且鍾離昧周殷之骨鯁可坐而盡也況監子之游魂乎於是不終歲其五鎮大將廖瑄黃靖賴祖金福廖興以所部降鄭奇烈陳士愷等繼之林翰許毅等皆被用鄭氏始上下相猜阻而簡練諸降將之卒驟充水師驟益二萬餘人乃令巡撫吳

公與水師提督萬正色攻二島明年正月官兵逼海壇
鄭氏戈船將朱天貴故受公約首以所部五樓船三百卒降
遂復海壇公待天貴厚以爲親將竟用其兵盡破十九
寨國軒茫然失恃棄海澄入廈門正色進兵逼之國軒
棄廈門金門奉經入臺灣其時成功之妻董氏尚在堂
數經曰汝父之業衰矣汝輩不才子吾聞姚公天人也
其更無往閩土旣平吏兵二部列上公功應加者四百
餘級

天子晉公太子少保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世
襲輕車都尉公子儀都督僉事總兵世襲騎都尉初閩

人當成功之世內輸官賦外又竊應成功之餉以求免
劫掠奸民乘之日以生事而民之供億亦困甚於是遷界
之議起定沿海之界而遷之域內出界者死成功雖以
餉不接不復能跳梁而被遷之民流離蕩析又盡失海
上魚鱗之利而閩益貧及耿精忠至封山圈地莫敢裁
量且日益耗已而耿鄭之亂交作殺掠所至不知誰兵
閩中駐一王一貝子一公一伯將軍都統以下各開幕
府所將皆禁旅無所得居則以民屋居之無所得器械
則卽以屋中之器械供之無所得役則卽以屋中之民
役之朋淫其妻女繫其老幼啞啞叱咤稍不如意箠楚

魚... 卷一五
橫至日有死者加以飢饉而民之存者寡矣公自入閩
蒿目傷心謀所以拯疲民者無所不用其極如除口卒
革排夫鋪甲減芻役時與悍將驕兵悉力相持及鄭氏
奔入海澄公言於王曰今陸地已無賊材官蹶張必不
能秣馬而驅之波浪之間則所重在舟楫不在鞮鞢鞅
鞞也而軍需乏匱禁旅所養馬且三萬一馬日費穀斗
有六升計一馬可支十人之食是撤馬一食足養水師
三十萬人非但爲民實爲國也且禁旅久暴露矣胡不
奏愾告閑乎王曰極知公言是然今耿精忠在軍居然
靖南王也苟精忠不肯還京其柰之何故公連上三疏
朝臣莫敢主者及廈門平請益力且令客婉說精忠令
入朝

天子乃允公詔王班師但畱吳喇二將以善後旣而盡
撤之而禁旅將驅男婦二萬餘人去公流涕力請於王
令軍中敢有私攜良民者殺無赦而公則贖之以金臨
發盡取以還民禁旅得金亦各欣然而歸于是始請開
界公言南海一帶俱有阨塞城寨可以列戍俱有田可
耕而魚鹽蜃蛤之利尤大若分屯設衛令之開墾得與
鮫人蠻戶參錯而居所以安內而攘外也由福清而南
臣已相度經營了然可措將開商市給牛種爲國家恤

流亡而收甌脫自然之利保無患焉

天子遣一侍郎勘視亦弗敢主也公連章任之乃報可自撤兵而聞人出湯火之阨更開界而閩人得耕魚衣食之資相與狂號喜躍曰姚公活我公乃大造八槳船艤船雙篷船并請招紅夷夾板船以圖臺灣初鄭經有嬖人施亥者公密招之令禽經以自歸亥諾公而事洩會經死其嗣子克埭少公又結其行人傅爲霖將用我故臣續順公沈瑞以覆鄭氏續順公者其先明將沈志祥自遼左卽歸於我時已有恭順懷順智順三王皆降將故以續順爲名其後出鎮閩尋移粵耿逆之反并其軍遷之饒平鄭氏攻饒平而獲之遂以入臺至是公密約之糾合十一鎮刻日將發事泄瑞等死公又購死士入臺令縛國軒者再雖皆不克然鄭氏益以此崩剝不知所爲方施烺之叛成功而歸附也

世祖卽以爲水師提督駐海澄成功沒烺以平臺自任出兵不克頗疑其貳召入京不復用而水師亦罷公之以布政使奏軍事也卽薦用烺不報及爲總督乃以萬正色任之至是請改正色爲陸路仍以水師用烺且曰臣願以百口保烺必無他

天子始遣之旣至厚資給之是時閩人皆知鄭氏亡在

魚地身集 卷十五
漏刻公之入臺特過師枕席之上耳其必用烺者特以其爲成功故將欲借之以爲先驅而不虞烺之輒思攘功也烺至卽密疏請以公駐廈門而已獨以師進時公已率師出海見烺疏不懌自陳請行

詔召公還廈門二十一年五月將由銅山出師下澎湖公主乘北風以十月攻湖北烺主乘南風及時攻湖南公曰澎湖之南可泊舟者惟娘媽宮耳使賊固守未能猝下我軍進退且失據若其北澳甚多進退皆可依澎湖下而臺灣潰矣且盛夏多颶母尤宜擇地諸大將吳英林承林賢陳龍等皆曰姚公言是烺諾之而頗不以

爲然是年不果出師次年六月乙亥烺竟以師行公又戒之如初烺竟南行國軒果守娘媽宮不可入丁丑颶風與潮俱發我軍前鋒皆爲急流飄散國軒以精兵二萬自牛心灣出其將林陞以精兵萬自雞籠嶼出夾攻我軍集矢於烺之目烺懼時官兵泊八罩其地甚惡公遣使譙之曰不用吾言竟何如矣雖然勝敗兵家之常颶風亦當止吾前所約諸賊將必有至者汝速赴之烺得書且慙且喜而賊將呂翰等間使果至烺復進澎湖水亦驟長癸未朱天貴先進大敗國軒軍其衆爭降天貴亦死而國軒由吼門逸去公遣吏卒以大艚運金縉

貨米旁午來軍且諭煨曰凡降卒皆大賚而遣之歸以攜臺人之心煨如言行之先是漳浦道士黃性震自臺來降公以爲千戶性震自言能得國軒要領公遣之國軒曾以書密報公然猶未肯遽降也至是性震故洩之于是國軒君臣自相猜旣敗欲更出鬪其下莫爲用

大兵遂由鹿耳門平行而入七月甲午國軒以鄭氏降繳上成功所遺延平郡王漳國公招討大將軍忠孝伯御營都督等印信除道出迎八月癸亥大兵前歌後舞悉

入臺灣自公以布政使隨征卽自膳部兵不資國帑及築修來館於漳浦所捐招撫金三四十萬及贖難民所捐金亦如之至是策勲大賚又十餘萬而又未嘗絲毫取之百姓莫知其經營所自出也公笑曰臺灣則旣平矣然亦銷金一大鍋子矣于是北風正利煨乃遣其子弟由海道自津門先告捷而後上露布於公而公之告捷也使者由驛道行及至則後煨已二十餘日

天子旣得煨疏大喜軒之在平滇諸勛之上而恠公疏之久而至也閩士之仕乎京者亦皆先入煨之說莫有爲公言其故者乃以首功封煨將以次及公公疏言此廟謨天定微臣無力

天子疑以爲有懟焉未幾有召掌中樞之命而公已不

起前明故太僕沈公光文鄞人也從亡海上出浙而粵而閩者廿年避地於臺灣其依鄭氏者亦廿年成功沒太僕以經不克負荷頗有風刺幾爲所殺乃削髮爲頭陀至是老矣公遣人首致問曰管寧無恙將具屣履送之還公薨太僕亦竟野死於臺鄭氏之初起也廈門有浮石或視其文曰生女滅雞十億相倚丁庚小熙莫能解也至是而乃知十億者兆也兆倚女姚也酉者雞也成功之賜姓也蓋歲在酉天定之矣雖然公之勛業豫徵於六十年易代之先而不見自於平成之日公之才足使海外之窮奇貳負革面洗心以向化而不能使其

事之寮不負恩而背德公之智能豫定大荒風信軍行利鈍之期而不及料捷奏之居人後亦何莫非天阨之哉姑無論平臺之謀盡出於公平臺之軍器軍餉軍裝盡出於公而煨不過一將之力且幾以方命違制致誤軍機卒之死戰克敵者皆公部下之士卽令竟出於煨而亦思以百口保煨者誰乎是公亦宜受魏無知之賞矣則甚矣煨之忤也雖然公之薨也百城驚悼羣聚而哭於都亭春不相降卒有私爲持服者而漳泉二府之民爭乞公之遺衣冠葬之其鄉福州之民乞畱葬於城外之東山旣不得請麻衣執紼號咷送者直過仙霞歸

而各以私錢爲之建祠甚且有肖公之影祀之家者訖
今將七十年閩人語及公莫不太息以爲功之未酬不
以靖海爲里人而右之也則亦可以見公論之有在矣
予又聞公之病疽也始於平廈門之歲時有鼓山異僧
者善醫延之旣至曰疾不足憂也天之生公將爲閩疆
奏蕩平也今事尚有待公未死也果不踰時而愈及臺
灣旣定疽復發仍延之則辭曰疾不可爲矣夫閩疆盡
定公將死矣老僧雖往無益也嗚呼孰意天責公以閩
事旣成而卽翦其命天亦謂之何哉公諱啟聖字熙止
晚字憂菴世爲浙之紹興府會稽縣人三世皆以公貴
贈如公官其三世妣亦如其階初娶何氏其後再娶俱沈
氏享年六十公生而膂力過人廣頰長髯目有芒如洩
電閃閃逼人嘗游於松江守趙君署中午睡鼾聲甚厲
僮僕窺之則雕虎也大驚性豪蕩其使金錢如泥沙甫
冠以諸生遊通州竟得知州事旣至立杖土豪殺之尋
棄官去歸而遊於蕭山之郊有二健卒佩刀驅二女行
一老翁隨哭之則其父也公陽呼二卒與之語且勸以
稍與翁金卒許諾公出不意奪其刀連斃二卒謂老翁
曰速以而女去然所殺者乃口來兵跡捕急遂變姓名
亡命江湖間不得已籍於奉天鑲紅旗下康熙二年公

疏請旗下開科試士

聖祖曰可公以第一人薦遂知香山縣甫下車澳門賊霍侶成披猖甚督撫不能制公以計擒之俄而逃去公又以兵縛之澳門始平論功應得上賞督撫惡之反以道海誣之且將置之死公夜見平南王尚可喜而訴之可喜上疏言其枉督撫皆以是自殺而公亦罷官客粵中且無以爲生時公年五十見者多歎其拓落而公之志浩然軍事起五年而建節五年而成平海之殊勲幕下士自上客元從健兒走卒因之以取高官者項背相望亦盛矣哉暨其薨蕭然無儲蓄諸子賣田以葬貧如故予則謂公之歿而猶視者正別有在而不在于賞之有無古人功成辭爵公亦何必不然而反以缺望怏怏公肯之乎獨是公拔身疏遯之中驟致登庸大小六十餘戰皆親臨之遂以元樞持節計功雖足以上報而未嘗得一入長安見

天子荷蘭一片土夙夜魂魄所經營旣已牛酒夾道望見元老顏色而未得一履其地以觀魑結之同風累年金革欲以角巾歸第之後稽首

天子賜歸剡湖而竟死於官是則勞臣之所耿耿者爾初何夫人絕有力不止舉白而已公聞而奇之因娶焉

是生長子儀高七尺雄偉魁岸千夫辟易嘗驅駟馬駕
奔車自後掣之馬躑躅前卻不能自由挽弓四鈞百步
之外洞數札畜壯士張黑子鍾寶王三癡等十人嘗置
左右令募兵而教之酒酣出鬪無不一當百閩人望見
先鋒曰是姚公子之旗也以從征授知縣未上再晉秩
累官尚書刑部郎改知河南開封府

詔以京堂用儀以少長軍間請効力從戎許之不次授
江南狼山總兵官尋改湖廣辰沅總兵官終於雲南鶴
慶總兵官平臺之役儀已去閩論者謂其與烺同行必
有所以制之而惜公之計不出此也支子三曰某知江

南廬州府曰某未仕曰某知四川石泉縣其出爲人後
子一曰陶累官直隸分巡霸昌副使實第二四子皆從
公籍於旗而陶以爲人後故畱居會稽陶亦能吏以守
淮安時得罪於淮之達官卒爲所中而罷今知膠州述
祖其子也伉爽稱其家兒於予爲同年生方詮次公奏
疏文移爲平海錄如干卷而請列公祠於命祀許之公
之歸葬於越禮文一切未具更二十餘年而蕭山毛檢
討奇齡始銘其塋道之石然嗛嗛有未盡者及考之北
平王孝廉源之傳稍詳矣然於事多舛焉夫光烈如公國
史所取徵也若之何不備乃因述祖之請更爲文一通

貽之異日

嗣天子討論先世勛臣以光典禮必有以公之事上聞者予文或可采也其銘曰

有媯之後河嶽降精其嘘爲風其唾爲霆東寧小腆化爲長鯨藉口故國以希橫行濤狂霧毒祝融厭腥遠竄未僵終待觀兵公笑而起不震不驚麾以黃鉞繫以朱纓舵樓閑閑風帆盈盈飲飛桓桓水犀蕩蕩間使繹繹降幡繩繩所鬪者知豈事力征天時地利不爽神明誰違公言幾喪其旌危關失險一夜湖平甲螺稽首百輩來延甲螺紅夷頭目之名奠彼南極浮石早徵功成身實君子無

守其不朽者二受降城宛委山頭想見英靈

鮑琦亭集卷第十五終

其二 休休亭記 受酒地 卷山 題林 見其 碑

熊埼亭集卷第十六

鄞

全祖望紹衣撰

餘姚史夢蛟竹房校

碑銘

翰林院編修湛園姜先生墓表

湛園姜先生卒四十年其家零落會有

詔修國史

臨川李先生曰四明之合登文苑者非先生乎不可無
行實以移館中予乃撫拾所聞而詮次之而鄭義門曰
先生墓前石表未具曷卽以此文為之而移其副於史
局予從之先生諱宸英字西溟學者稱為湛園先生浙
之寧波府慈谿縣人也少工詩古文詞其論文以為周

秦之際莫衰於左傳而盛於國策聞者駭而莫之信也及見其所作洋洋灑灑隨意出之無不合於律度始皆心折寧都魏叔子謂侯朝宗肆而不醇汪茗文醇而不肆惟先生文兼乎醇肆之間蓋實錄也詩以少陵爲宗而參之蘇氏以盡其變當是時

聖祖仁皇帝潤色鴻業畱心文學先生之名遂達宸聽一日謂侍臣曰聞江南有三布衣尚未仕耶三布衣者秀水朱先生竹垞無錫嚴先生藕漁及先生也又嘗呼先生之字曰姜西溟古文當今作者於是京師之人來求文者戶外恆滿會徵博學鴻儒東南人望首及先生

生掌院學士崑山葉公與長洲韓公相約連名上薦而葉公適以宣召入禁中淡月旣出則已無及矣於是三布衣者取其二而先生不豫翰林新城王公歎曰其命也夫已而葉公總修明史薦之入局以翰林院纂修官食七品俸仍許與試尋兼豫一統志事凡先生入闈同考官無不急欲得先生者顧危得危失而先生亦疎縱累以醉後違科場格致斥又嘗於謝表中用義山點竄堯典舜典二語受卷官見而問曰是語甚麤其有出乎先生曰義山詩未讀耶受卷官怒高閣其卷不復發膽顧先生所以連蹇正不止此常熟翁尚書者先生之故

人也最重先生是時枋臣方排睢州湯文正公而尚書爲祭酒受枋臣旨劾睢州爲僞學枋臣因擢之副詹事以逼睢州以睢州故兼詹事也先生以文頭責之一日而其文遍傳京師尚書恨甚顧枋臣有長子多才求學於先生枋臣以此頗欲援先生登朝枋臣有幸僕曰安三勢傾京師內外官寮多事之如舊史之萼山先生者欲先生一假借之而不得枋臣之子乘閒言於先生曰家君待先生厚然而卒不得大有飲助某以父子之閒亦不能爲力者何也蓋有人焉願先生少施顏色則事可立諧某亦知斯言非可以加之先生然念先生老宜降意焉先生投盃而起曰吾以汝爲佳兒也不料其無恥至此絕不與通於是枋臣之子百計請罪於先生始終執禮而安三知之恨甚枋臣遂與尚書同沮先生崑山徐尚書罷官猶領一統志事卽家置局先生從之南歸時貴之構崑山者亦惡先生顧崑山雖退居其氣力尚健惓惓爲先生通榜卒不倦則亦古人之遺也康熙丁丑年七十矣先生入闈復違格受卷官見之歎曰此老今年不第將絕望而歸耳爲改正之遂成進士及奉大對聖祖識其手書特拔置第三人賜及第授編修先生以雄文碩學困頓一生姓名爲

魚土厚集 卷一
天子所知者二十年至能鑒別其墨跡雖有忌之者而亦有大老吹噓不遺餘力乃篤老始登一第其遭遇之奇蓋世間所希既登中秘神明未衰論者以爲當膺廟堂大著作之任以昌其文乃甫二年而以已卯試事同官不飭簠簋牽連下吏滿朝臣寮皆知先生之無罪顧以其事涇渭各具當自白而不意先生遽病死新城方爲刑部歎曰吾在西曹顧使湛園以非罪死獄中媿如何矣嗚呼桑榆雖晚爲霞尚足滿天而奇禍臨之是則大造之所以厄之者毒也先生居家孝友之行粹然無間與人交恂悞不立城府論文則娓娓不倦書法尤入神直追唐以前風格生平無纖毫失德故旣死而惜之者非徒以其文也所著有湛園未定彙葦間集皆行世先生之文最知名者爲明史彙刑法志極言明中葉廠衛之害淋漓痛切以爲後王殷鑒一統志中諸論序亦經世之文也晚年尤嗜經學始多說經之作未及編入集中而卒予生也晚不及接先生之履約顧世人所知者但先生之文而茫然於其大節豈知常熟一事則歐陽亮公之於高若訥不足奇也枋臣一事則陳少南之於秦埧殆有遜之若始終不負崑山則又其小焉者矣區區徒以其文乎哉其銘曰

魚... 卷...
吾鄧文雄樓宣獻公誰其嗣之剡源清容易世而起有
湛園翁白頭一第亦已儼凍何辜於天竟以凶終茫茫
黃土冥冥太空

大理梅廬陳公神道碑銘

公姓陳氏諱汝咸字莘學別字梅廬浙之寧波府鄞縣
人也曾祖某祖某父則翰林怡亭先生錫嘏也翰林於
梨洲爲高弟而其論格物之學不甚合故梨洲所作翰
林墓銘有微辭然梨洲每屈指門下必首推翰林之篤
行公少隨父講學於證人社中心領神悟多所自得梨
洲嘗謂人曰此程門之楊迪朱門之蔡沆也目無流視
耳無妄聽和平端慤於星緯律歷方輿之說無所不究
而尤得力於慎獨之旨驗其功於修己治人之間然公
未嘗以道學之名自居成康熙辛未進士改庶常座主

安溪相公方以講學招來後進同年江陰楊文定公名
時最先服膺招公同往公曰梨洲黃子之教人頗泛濫
諸家然其意在乎博學詳說以集其成而其究歸於蕺
山慎獨之旨乍聽之似駁而實未嘗不醇相公步趨朱
子其言粹矣然未知其躬行若何也江陰爲之瞿然出
知漳浦縣漳浦最健訟胥吏能以一訟破中人產公下
車著令凡戶婚田土皆委家督宗親地保議之議成息
訟於官其大者酌其地之遠近而定其期被告人應拘
者卽交原告人呼之被告人聞控卽具訴訴至卽訊不
令稽延時日胥吏無所施其奸縣民輕生每以小忿輒
服斷腸草及諸毒以自戕奸人因之煽訟公嚴禁之乃
倣古法令有罪者貢此草以自贖又捐金募民致草以
絕其種俗尚巫民有病昇諸妖師狂祈謬祝費不貲藥
食皆卜之食其吉者食而死則曰神所不佑也公開陳
曉諭巫風以息其爲漳浦立百世之利尤在編審一事
舊例世家有盈數千畝爲一戶者下姓有數十畝爲一
戶者每族置戶長地丁籍以徵納強後弱先小頑大黠
乃定三百畝爲一戶令民親供實產糧多者爲戶長以
次輪僱丁亦如之催科自此不擾以都鄙之民其分保
有大小不一則奸匪易匿而公務不均乃定二百家爲

一保無所頗焉閩之丁口以明初戶籍爲據有遷居百年而原籍丁糧未除者官吏關移甚苦公援國制令入籍二十年以上者收之遷籍二十年以上者除之各縣皆以爲便又盡清屯產寺產鹽法則漳浦歲額六百餘舊例食鹽與曬鹽者皆得供課不盡歸商也其後派引配賣悉歸於商於是添設四場十六館巡丁四出顆粒盡征給價短額頒發亦愆期公請復舊例有徹商銷引之議而大吏難之公曰法卽不可更不難行仁於法中卽革去場差免認保杜包納寬餘鹽之禁漳浦農商積弊皆爲之肅然一洗公恂恂文弱儒者氣體羸甚視日而行擇地而履顧其在海上方略四出令各鄉練鄉兵日則瞭望夜則巡邏壬午夏有賊黨數百潛伏縣之七星洞公急檄官兵擊之賊遁去已而又聚於丹竈山中公發鄉兵擊之賊又遁去已而又聚於平和山中公以計掩其魁曾睦賊徒始散已而又以計擒海中大盜徐容六大頭目之一也公細訊之因并悉五賊巢穴及勦撫機宜請於督府願身任其事督府以公書生未敢遽付之兵但以事密聞於是

聖祖遣大臣自閩入粵卽攜徐容以往五賊之中勦撫者四則皆公發縱之功而賞弗及海上自鄭氏騷擾以

後不復知有學術公下車見學宮有伽藍祠大駭立毀之東嶽行祠中有淫祀香火甚盛焚其像朔望爲諸生講明經史遯漳之學者自高公東溪陳公剩夫周公翠渠而尤表章黃公石齋之學謂其貫義理象數而一之如武庫之無不備乃重修朱子祠之在銅山者而以石齋侑食石齋故有明誠書院爲浮屠所據則理而出之又修朱子祠之在雲霄者與銅山皆贍以祭祀之田自東溪至石齋諸公書皆輯之何公元子有經學購之以示學者莆田鄭奚仲精於易并梓其書當時安溪以朱子之後一人自任欲學者皆尊其學不名他師而公以

爲諸儒之躬行各有宗傳旁搜遠紹不徒爲雷同之口縣有無爲教又有天主教公至盡逐之而崇祀明殉難忠臣都御史陳公士奇巡道陳公瓚高尚遺臣御史張公若化長史張公若仲於學宮鄞故大學士錢忠介公墓在古田之黃蘗山公清釐其墓田之爲人所據者繪圖以貽其後人不數年漳浦遂成鄒魯之俗公知漳浦六年督撫已交章薦公輒爲部議所格及更一紀尚未調蓋公旣以講學不甚當於安溪而安溪子弟在家以吏事請託遍於閩中公爲安溪主試所得士其子弟益復旁午而前公致書安溪謂公方以講學居鈞輔當防

魚... 卷...
開子弟安溪以是大愠公既無相門之援而選郎索公
賂不可得遂其尼之會南靖山賊陸梁大吏以公在漳
浦而境內無盜乃調之漳浦父老相率請畱於憲府不
可得乃相與運糶勸桔槔薪木橫陳縣門以塞路晨夕
守之已而公束裝出父老蠶涌而前奪輿人之槓而槓
之以公還署公乃徒步出給父老曰吾今日飲酒於李
秀才家未去也夜半變服呼守城卒開門而去父老及
旦而知之追送數十里兩泣而別乃哀公在縣時告約
諭條文移輯爲漳浦政略一書梓之又建月湖書院以
祀公月湖公所居也其治南靖如漳浦招降歐山逋盜

有來而復叛者以計擒之大興境內河渠未期內召爲
刑部福建司主事黜舞文之吏以正法紀尋遷廣西道
御史巡視西城逐白蓮教之在道觀者尋疏言臺灣白
糖之利遠及三江兩浙沿海居民多前往者日久不能
保無奸人各縣給照不能辨其奸否泉廳於出口一驗
更無從辨臣在海上未嘗輕給一照者此也宜嚴防詰
之法又言駐防營伍例用內地兵更番迭換今當及瓜
之際有私相冒襲者名存實亡恐兵以老而漸驕宜杜
頂替之習次年聞海賊突燒營汎船隻疏言及船出海
非掛號所能查而徒增其害海上及民其始皆坐小船

魚... 卷... 竊出及出奪大船而行則大船之關牌縣照盡已歸之
原不必掛號也商船利走大洋無礁嶼以隔之風迅帆
急及船難以攔劫今以掛號之故不得不沿澳迂行於
礁嶼之間而及船乘之是掛號反爲商船之累也又言
巡哨之船當以南北風信爲準春夏多南哨船各聚本
汛之南秋冬多北卽各聚本汛之北船聚則兵強風順
則船利若分汛各澳則力旣分而風或阻雖見商船被
劫而莫能前矣又言海賊雖終年波蕩入冬必返其家
故其旣下海之劫掠當責之巡哨官弁而未下海之踪
跡當責之本籍縣令誠能力行各澳保甲何不可窮治
之有疏上

聖祖嘉納溫旨賞資食物始有大用公之意而沿海遂
罷掛號之例商船至今感其德是年海賊陳尚義乞降
尚義卽故盜徐容等六人之一也前招撫時獨尚義不
至橫行海上者多年公言當因其來而亟納之乃自請
行且薦江西舉人阮蔡文得旨許攜蔡文等前往金州
衛鐵山之陞城島招撫陛辭

聖祖謂公曰汝乃近御之臣不可下海風濤不測所當
懼也但令蔡文往足矣又曰山海關外崎嶇汝不善騎
當以肩輿往公感泣謝蔡文入海舟果壞易其副以行

卒撫尚義等復命

聖祖又謂公曰汝若同入海不受驚耶公因頓首感泣謝因爲上言隍城島在登州金山之中宜撥登州汛兵駐之其筒子溝天橋廠亦宜巡哨又言金州荒地宜闢遷通政參議會有閩中裨將請改易商船之制公力爭以爲不可安溪雖不喜公然不能不主公議也尋奉使至湖廣祭告諸陵兼賚駐防士卒湖北之險峻莫如施州衛竹溪竹山等處湖南莫如九谿永定辰州等處或以爲可調官代領代給公不可由九谿之鎮筭歷鳳凰營至乾州進山箐岔口入楓木坪皆紅苗界也公熟視情形以籌撫苗久安之策施州登天樓山絕頂以溯當日伏莽故址猺洞長官有出迎者歌其土音公爲竹枝詞宣布太平威德之盛使習之返命遷鴻臚寺卿次年遷副大理而陝甘以荒告復奉使出公之爲學以萬物一體爲心而隨事周詳以求其中之所安顧素病喘洩不堪受勞瘁乃連年萬里力圖報答不肯稍自暇逸其西行也

聖祖謂曰窮邊恐不得食彼所出肉菘蓉土參朕亦曾嘗之頗美可啖也公頓首謝入境野有餓孳卽不復御酒肉山路甚蹇下馬徒行一日而踰九嶺沿途撫慰饑

民流涕沾襟甫抵固原疾動不以爲意猶日馳百里凡五日而卒其地曰海喇都棺衾皆率略飢民聚而哭之是時

聖祖方欲用公爲甘撫而公卒矣公之訃至閩漳浦人聚而哭之書院南靖人亦聚而哭之於社至京鄞人之在京者聚而哭之城西之都亭而漳浦農商置祀田以奉公焉生於順治十五年八月初五日卒於康熙五十五年四月二十五日娶張氏贈恭人子本醇蔭生公家庭之孝謹里黨之任卹均無閒言而所以待其從弟汝登尤篤嘗語之曰古人大功同財吾尚與弟在同財之例所恐者易世而衰吾子與若子功服雖減而同財之限可展也又約以宦成之後買宅合居汝登或介紹後輩以見公公推弟之愛以愛之訖今二十餘年汝登亦老矣語及公未嘗不掩面而泣也方公謝安溪之學或疑其以師傳之異不肯苟爲授受及當湖陸清獻公稼書所著出公亟喜而梓之當湖亦與梨洲有異同者乃知公之非墨守也公之學未見所止其見於世者亦僅僅小試其一二斯則可爲太息者也所著有心齋集公之卒也蔡文勤公世遠志之汝登與公子本醇更令予銘其麗牲之石子何敢辭其銘曰

南雷諸子大都早逝再傳有公始見行事亦復不年勵
而小試東西萬里弗辭盡瘁其施未竟可爲長喟但有
棠陰閩疆蔽沛

提督貴州學政翰林院編修九沙萬公神道碑銘

乾隆六年正月二十四日前提督貴陽學使翰林九沙萬
公卒於家先是公嘗自葺年譜謙詞令身後不必求志表
之文至是公之婦弟錢君中盛謂終不可廢也長君承天
屬予序次之余於公爲十世通家子弟少陪杖履又叨同
館後進況生平知己之感至深且重其曷敢辭但攷之今
制墓道之禮五品以上用碑五品以下用碣此唐宋以來
故制莫之易也而館閣諸臣自明以來資望最隆五品以
上其儀視尚書五品以下其儀視侍郎而今制直省學臣
其儀視督撫稱三院則其得用碑無可疑者故予於公麗

牲之石特令準五品以上之儀按公諱經字授一別署九沙先世爲鳳陽府定遠縣人明初從龍功臣斌之後斌之子鍾以世襲始爲寧波衛人鍾子武武弟文相繼襲指揮死王事世所稱四忠者也又四世而爲中府都督同知淮安總兵表以儒將私淑新建之學世所稱鹿園先生者也又二世而爲左府都督僉事福建總兵邦孚是爲公會祖生戶部主事泰是爲公祖始喪其世職爲寧波府鄞縣人戶部八子竝有名而殊尤者三人其一爲公擇先生斯選其一爲充宗先生斯大其一爲季野先生斯同公爲充宗先生子初鹿園先生二世葬於杭之西谿及充宗先生

開講於杭遂以守墓定居故公長於杭少隨諸父讀書南雷黃子方移證人書院於鄞申明叢山之學公擇先生兄弟最稱高座公劍負侍於席末豫聞格物傳心之教諸父著書滿屋公不假外求耳濡目染已成學海一切世俗之佔畢不得至前此固非下戶小生之所能望也於是受三禮說數十萬言春秋說數十萬言於充宗先生又受三禮說數十萬言於季野先生受易說數十萬言於世父正符先生斯禎受尚書說數千言於從兄言又受闢佛之說數萬言於公擇先生此其經學也受明史紀傳三百卷及列代史表數十種於季野先生受

明史綱目及崇禎長編於從兄言此其史學也而公又叩性理之學於應徵士嗣寅求漢隸原委於鄭君谷口參攷通鑑地里箋釋於閻徵士百詩其博且精也公成康熙癸未進士選入翰林是年公高弟今大學士海寧陳公亦同與省試且同館衣冠以爲盛事尋授編修前侍郎桐城方公時以株連之禍被禁莫敢保出之者公奮然送狀西曹遂釋之此其友朋急難之義也尋主山西試事今尚書太原孫公嘉淦從公問學公一見推挹卒成魁儒此其知人也尋視學黔中廩奉稍優九宗五族之中隨分施之此其仁也及報政還京忌者中之遂

有通州修城之役此其不因人熱因以取戾者也公之歸也家旣罄蕭然如布衣賣所作隸字得錢給朝夕於是增補充宗先生禮記集解又數萬言春秋定哀二公未畢又續纂數萬言少嘗取從兄尚書說輯成一編至是又整頓之以成萬氏經學從兄明史舉要未畢續纂二十餘卷又重修季野先生列代紀年以成萬氏史學又輯九沙分隸偶存此其晚年著述之目也公雖布衣疏食而見義必爲未嘗少衰蒼水張公墓道將圯公竭力修之蒼水固充宗先生所葬公於上巳重九必爲設祭此其繼志之孝也雪竇山人之集爲人所得冒以爲

其先人之作公購而正之并訪其南屏埋骨之所此其表章先正之苦心也嗚呼公之立身本末如此而吾讀年譜所載嗛嗛不肯盡及也此非予表而出之其誰更表而出之公年七十有八而其同年戶部侍郎仁和趙公殿最以公應辭科之辟格於部議然公亦本無意出山已而三禮開局宮詹臨川李公又欲薦公使之成其父書予知公必不能就代爲止之顧公之抱恨以卒則予更有大痛者公雖篤老而神明清吉步履康強飲酒尚可數斗猶時時爲人作隸字自去冬家遭大火靡有剩遺充宗先生未刻之書如禮記集解春秋明辨皆燼焉其他秘抄之本不可數也公於是終日涕洟眠食俱減自以爲負罪先人擬之夷伯之震而馴至大病不可起生於順治十有六年正月十有三日得年八十有三娶錢氏封安人明山東學使啟忠孫女也子承天選拔貢生山西孟縣知縣承式舉人四川萬縣知縣承烈尚幼孫六人曾孫三人葬於西谿祖墓之旁公爲人春容大雅不激不隨尤喜引掖後進其於杭人物色今編修杭君世駿於髫年以爲鄭漁仲之流荒落如予公引爲忘分忘年之契吹噓不啻口出晚年大火之後家無儋石而故人沈峙公之死貧無以殮公爲之遍告於有力者

以賻之其古道若此嗚呼老成凋謝枌社黯然又豈僅
哭其私而已哉其銘曰

西溪之渚萬樹古梅昔年從公秦亭徘徊今年哭公古

梅同哀鄒施秦許半已蒿萊

皆西谿
耆宿也

先坐八葉世澤未

衰暗香疎影舊德所培

鮎埼亭集卷第十六終

